

劍 神 傳

上



浙江文艺出版社

司馬翎作品集



劍陣傳

上

〔台灣〕

司馬翎

著

俠 俠

目 录

第一章	兰谱记盟 郎心如铁	斩棘披荆来国色 驱蛇役兽见奇人	1	
第二章	妍媸无凭 生死有命	力尽三环秋水咽 血寒一剑远三顰	27	
第三章	爱恨集一 音容远群	身伊人憔悴 岭绝地惊魂	50	
第四章	陷魔窟 翦元凶	逞智谋 入石牢	奇功震寰宇 余骸碎芳心	76
第五章	不缘南地多高手 幸得东风护弱花		102	
第六章	携艳入山却非寻乐 望门投帖原是来仇		128	
第七章	群魔震恐 双小诡毒	剑神初现 壮士不回	154	
第八章	灵警艺高 温柔阱险	魔焰大挫 侠气微消	180	
第九章	倚石暂疗伤 临危争舍命	云浮天际 人入林中	206	
第十章	自古情天多劫难 即今火海独销魂		231	
第十一章	身入江湖救虎子 根寻石庙觅魔头		256	
第十二章	竹林藏古庙魂惊绝地 官邸觅故人梦溯当年		280	

第十三章	扶弱抑强 察言鉴色	侠名满天下 心事付东流	304
第十四章	苦海妖氛 名山侠影	惊世骇俗 化险为夷	329
第十五章	重逢旧梦 再遣悲怀	浮生草草 大地茫茫	352
第十六章	情海千变 湖波万顷	最难消受 不易遨游	375
第十七章	武林旧事空惆怅 公子无情惹风波		399
第十八章	力尽关山危未解 智推画意气难消		424
第十九章	剑寒如水 衣白疑仙	迹如薄幸空怜我 任是无情也动人	447
第二十章	输心归正道 挟技赴名山	只为国色 共候剑神	472
第二十一章	风云变色 啼笑萦怀	鬼母显神通 佳人嗟感遇	495
第二十二章	悬崖飞暗雾 仄径起劲风	纵身入壑 放虎归山	518
第二十三章	涉险历艰 降龙伏虎	芳踪何处 大劫临头	541
第二十四章	美丑原非真 恩仇最难辨	心回意转 地远天遥	564
第二十五章	勘破红尘 醉眠黄土	犹有恨 已埋身	587
第二十六章	夺剑惩凶 逢君忆旧	仁心侠骨 热泪痴魂	610
第二十七章	最难聚首 真有敌手	危崖被胁 大海西求	633

第二十八章	小施妙计 知虚实 初见奇园 探浅深	656
第二十九章	出黄泉猜谜识绝招 掷利剑妙计救佳人	674
第三十章	猿长老悯遇指凶吉 青竹杖拦途成祸灾	702
第三十一章	唱愁怀惜取百年流景 入鬼窟惊闻一寺异声	725
第三十二章	猿啸一声侠客无恙 剑寒半寺佳人垂危	748
第三十三章	幸脱魔窟 小尝清福 共赴仁心 大显奇能	770
第三十四章	文武全才 堪称佳士 虎狼之性 真惜斯人	793
第三十五章	洞天福地神仙侣 恶水穷山幽怨人	816
第三十六章	情海波澜原是误 紫湖劫难一何频	839
第三十七章	幸有奇珍驱恶鸟 急求灵药救萧郎	862
第三十八章	玉盘仙桃 有缘者得 古洞老妖 取辱而逃	885
第三十九章	仗义解围魔头皈正 热心救火朱剑无痕	908
第四十章	震古今武林争睹无双剑 倾天下情海应推第十人	931
代后记	一代宗师司马翎	957

1 兰谱记盟 斩棘披荆来国色 郎心如铁 驱蛇役兽见奇人

晨曦才露，东面的天边刚刚染上一片鱼肚白色，可是那屏障似地矗立在东方的崇山峻岭，却显得更黑暗，平添一种神秘的色彩。

一骑得得，从大道转过来，在一座小丘旁边停住，此时虽值秋深之际，但江南地方并未太冷，丘上青草丰茂。马上人并不下马，却弛辔缓缰，任得那匹白马低头吃草。

曙光迷蒙中，却可照得清楚马上人一身雪白衣裳，如云秀发软垂及肩，眼如秋水之明，眉如新月之弯，纤巧柔软的红唇上面，衬着一个挺直适度的鼻子，组合成一种出尘超俗的美，令人不敢仰视，却又舍不得不看她。

她侧坐在雕鞍上，鞍边挂着一柄宝剑，形式古雅，镶嵌着好些贵重珍珠宝玉。剑穗也是白色，在清冷晨风中不住地微微摇晃。

她的双眉微微蹙蹙，生像在一抹远山上笼布着淡淡云雾。

山丘后面传来奇异的声响，这位白衣美人，并不惊慌，只诧异地投以一瞥，咬着红唇微忖一下，便抖缰转将过去。

只见那边一块平坦的草地上，两个乡下姑娘正在向天跪拜。

她注意到那两个姑娘身上衣服陈旧粗劣。于是暗自想道：“莫非她们家中贫穷，恰恰有什么人得了重病，没有钱请大夫诊治，故此大清早跑到这里来祷告上苍么？”

乡村的人，事实上往往来这一套，她瞅着她们的背影，忽然

泛起一个寂寞的微笑。周围的树木青草，都是像为了她这个笑容而悲悯得在风中簌簌摇抖。

她微咳一声，那两个姑娘刚好磕完头站起身，回头一看，登时被她这种绝世容光而愣住。

马是白的，衣裳是白的，人的肌肤也嫩白如玉，宛如在飘渺梦境中，忽然出现了一位仙子，乘着天马，从云间冉冉降落在她们面前。

那两位姑娘长得并不相像，眉目间都露出端厚之色，站在左面年纪较大的姑娘轻轻问道：“你可是天上的仙子？”语声之轻，生像害怕稍一大声，便会把这幅景象震散消逝！

“她一定是位仙子，芸姐，她就住在那座山顶！”另一个用较为肯定的语气说。

白马上的白衣仙女嫣然一笑，轻轻道：“你们有什么灾难么？”声音清脆得有如刚出谷的黄莺。

她们一听人家没有否认，“扑通”两声过处，都跪倒在地上，先恭恭敬敬叩了三个头。那个被叫做芸姐的答道：“启禀仙子，我们的灾难太大了，求求你大施法力，把兰妹妹救回来……”

白衣仙子庄容道：“兰妹妹么？她怎么啦？”说着话时，已探手入囊中，捏住一块银子，准备掏出来赠给她们。

芸姐恭敬地垂下眼皮道：“兰妹妹到那仙山去了三日三夜，那仙山不知是不是仙子住的？我们都很担心，仙子你可见到兰妹妹？”

白衣仙子为之一愣，忖道：“这桩事可不是银子能解决的！”口中轻“哦”一声，道：“原来你们是为兰妹妹的平安祷告神明？”眼见两个姑娘齐齐点头，便又道：“你们把情形详细说来我听！我不是住在这座山上的！”

芸姐吃惊抬眼瞧她，那意思仿佛像她这样温柔的仙子，如是住在此山，那就大可以放心，可是偏偏不是，这就使她担忧起来。

“我不是什么仙子，只是个普通的凡人，不过和凡人又有点不同。我姓朱名玲，你们叫我朱姑娘就成了……”

这回两个姑娘都用难以置信的眼光直瞧着她，另外那姑娘道：“世上有你这么美丽的人？”

朱玲微笑一下，笑容中不觉流露出幽怨之色。她飘下马来，就像风中的落花飞叶般轻灵。

三个人都在草地上坐着，朱玲道：“告诉我是怎么一回事……”

芸姐服从地道：“我和她还有兰妹妹，都是那边一个名叫上村的村庄的人，同村的女伴中，我们三人最要好，结为姐妹。我们家里都穷，可是穷并不要紧，只有兰妹妹最悲惨，因为她家里有个后娘……”

朱玲轻啊一声，蓦然对那兰妹妹异常同情起来。

没有亲娘的苦楚滋味，她此生已经尝够，因此对于同病者更觉相怜。

“兰妹妹五岁的时候死了亲娘，十年来熬尽诸般苦楚，我们这两个姐姐只有可怜她的份儿，一点别的办法也没有！三日之前，兰妹妹忽然含泪跑来找我们，说是有只野狗打碎了一只粗碗，可是那万恶的后娘一定不会饶她，尤其是中午时她父亲要出门，那时候非被她后娘打死不可。故此她告诉我们说，要到那座云雾掩住的山顶去找寻仙人，纵然会被毒蛇猛兽咬死，但总比被后娘打死好得多……”

“那是括苍山哪！”朱玲轻轻说，心中忽然掠过一个意念，便没有作声。

“我们想尽法子，凑了一包干粮给兰妹妹，就在这里分手，她走得很快，一直向山上走去。兰妹妹一向都是这样，任什么事我们都得听她的话。但她总是对的，永远不会出错，她现在已去了三日三夜之久，我们越想越怕……”

“怕？怕什么呢？”

“怕山上的毒蛇猛兽呀！”

“括苍山虽是天下有名的灵山之一，但没有什么猛兽，蛇当然有的！你们既害怕，为什么又让她去呢？”

另一个姑娘忽然大声地说，生像抗议她的斥责：“兰妹妹一向是这样的呀！我们又没有别的方法——”

芸姐白她一眼道：“等我来说，朱……朱姑娘你不知道，这是因为十年来，那座常年被云雾遮掩住的山峰，每逢风清月白之时，便有仙乐飘送下来，据那些听过的人说，仙乐真是好听到了不得，能把人都给迷住，直到仙乐奏完，那些人才像从梦中醒来——”

“什么你们只是听人说的？自己没有听过？”

她们一齐惶惑地摇头，芸姐立刻补充道：“我们上村里的男人，有时到山上打猎，总要去个三两天，夜晚宿在山上，差不多都曾经听过仙乐，朱姑娘你别不信，那是真有这回事。他们都肯赌咒说亲耳听到……”

朱玲芳心一软，便收起不信的态度，道：“既然男人们肯赌咒，大概不会假了，还有什么希奇的事没有？”

“有，有！”芸姐抢着说，“所以兰妹妹才会坚决要去那座仙山呀！这里的人管叫那座山峰做‘仙音峰’，这十年当中，前后总有十七八个人曾经上仙音峰去求仙学道。开头几个人一去不回，跟着有两个到了仙音峰，便胆怯回来，半路上有只猿仙给他们一人一封银子，差不多有五十两之多。于是附近百余里地的人们，都相信山上有仙人居住，不过后来去求仙学道的十几个人都永远没有回来，故此现在已没有人敢去……”

朱玲道：“你说得真好，有条有理，我见过许多男人，说起话来都比你差得远！”

芸姐忸怩地笑一下，道：“兰妹妹还常常说我噜苏，当然是嘛，她十二岁时便偷偷学认字，塾里的三叔祖后来真个准她上学，

直夸奖她聪明，可惜被那万恶的后娘阻止。否则兰妹妹说她自己会变成女秀才哩！”

朱玲从她们的话中，已渐渐可以勾画出那个兰妹妹的性格，那是倔强、坚定、聪慧而又大胆的一个小姑娘，只不知长得美还是丑。

芸姐又道：“据那两个从仙音峰下回转来的人说，峰脚下泥沼荆棘，遍地都是，虫豸毒蛇之多，简直教人难以相信。他们还说远远望见仙音峰腰处，有十几只大老虎排队站在那里，望着山脚。他们一见毒蛇又多，老虎更是吓人，神仙也不敢做了，慌忙走回来。刚刚爬过一座山，呼噜一声一只比人高上一个头的仙猿，浑身长着白毛，眼睛却红得像火般，那仙猿将手上一封银子，塞在他手中，呼噜一声便不见了。这两个人并不同时去的，但回来后所说的经过都一样。朱姑娘没瞧见他们说这件事时那种惊骇的样子，要是瞧见了便一定相信……”

朱玲点头道：“我没有不信呀！”抬头看看天色，早已大亮了，当下伸个懒腰，道：“我赶了一夜路！现在有点儿困倦，你们随便哪一位替我看守住这匹马儿好么？我到那边树林困一觉……”她轻灵地起来，把鞍边的宝剑解下，系在背上。

她身形微动，眨眼间已出去十丈外，忽然停步回头，大声道：“你们要是在林子里找不到我，便牵我的马回家去，我会到上村找你们！”她甜甜笑一下，便隐没在树林中。

朱玲的身法好快，白衣飘飘，有如一头白色的凤鸟，在树林中飞翔。到达了彼方尽头，凝立在树林边，遥望屏障东方的群山。

她也愿意世上果真有陆地神仙，居住在白云缭绕的高山巅，用云絮做被褥，用清冽的山泉解渴，以鲜美的果子疗饥，长啸于林表之上，鸣琴在流水之滨。无忧无虑，不论是难得的青春岁月，抑或是荣华富贵，都视如浮云，弃如敝屣。

在神仙生活之中，她最钦羡的是神仙的无忧无虑，无牵无挂。

人间的佛道两门，虽然也是摈弃俗念，但却不能像山中仙人般那么自然，一切都像不曾发生似的……

她美眸中露惘然之色，因为她又仿佛看见那张俊美淳朴的脸容，神采奕奕的虎目中，说不尽有多少意思。于她拭泪低低呼唤道：“石哥哥……石哥哥……”

刹那间最后的一幕景象又回到她心中，那多情英俊的石哥哥——石轩中抱着另一个美丽的姑娘，狠狠地瞪她一眼之后，欷然远飏。自后便像白云返回旧日青山，绿水流归昔年碧海似的，从人间绝去踪迹。当时，她的心碎得像海滩上的细沙。

现在她要探究一下那座被白云缭绕遮掩住的插天高峰上面，可是住有仙人？她要请问那仙人，如何才能抛撇掉这颗碎尽的心，免得日日夜夜熬受痛苦。

从如今直到最后见到那狠心的石轩中已足足有四年，但她的痛苦，似乎与时日而俱增。妒忌像地狱里的火焰般煎焚着她，同时相思之情更像千万支利锥钻刺着她的心，没有一刻停止，不管是在白天或是在梦寐中！

她含泪清啸一声，清音袅袅，散入长空，同时也施展开脚程，宛如一朵白云般掠过水田，掠过原野，追赶着那悲哀的啸声，直飞到群峦丛岭间。

仙音峰巍然矗立在众峰之上，近顶处云雾郁聚，旁边一轮旭日，从峰巅跳升起来，却没有把云雾驱散。

两个时辰之后，她已不知超越过多少峰岭，有些山头尽是枫树，在阳光下染得遍山皆红。

地势渐低，到处都是野树荆棘，朱玲放慢脚步，略一打量，仙音峰就在前面，原来她已到达峰脚。

忽觉脸上凉飕飕的，她举袖轻拭，把未干的泪痕拭掉。几只不知名的山鸟，忽然啁啾而鸣，并且低飞下来，在她立处盘旋数周，宛如因她的悲伤哀愁太过动人，因此连它们也禁不住飞下来

安慰她。

她再往前走，不久便见到到处都是泥沼，霉湿的气味直冲入鼻中，还有遍地荆棘，去拦阻路。朱玲提一口真气，宛如驭风飞行般径从荆棘上面飞越，偶尔借力轻轻一踏，又复飘飞而起。

“这儿就是那个姑娘叙述的毒蛇虫豸最多的地方了。”她自个儿忖想道，“可是奇怪的是走了这一段路，却连半条蛇影都见不到，虫豸倒是有的！难道那仙音峰上真有仙人居住？因知我遭遇凄凉可怜，故此特地施展法力，把毒蛇都驱遣开？”

又走了一程，忽见泥沼中一堆白骨，都残断不全，微吃一惊。于是边走边看，不久又发现一堆白骨，也是破碎支离，要知这位白凤朱玲，乃是当今天下武林共推为第一位高手，玄阴教主鬼母冷绺的座下高弟，当年学艺时曾受严格训练，眼力不比寻常，此时匆匆一瞥，已能断定那些白骨定是人骨，因此芳心中又是一惊。

她脚下不停，电掣云飞似地向前疾驰，心中却在忖想道：“如果仙音峰上仅有仙人，哪有坐视人死不救之理？如此看来，我却须得多加小心——”想到这里，心中反而镇定下来。

不久这泥沼荆棘地带走完，前路又是普通山野无异，可是她却数过那些白嶙嶙的人骨，共有十六堆之多。

这一赶到仙音峰下，这才发现那高插入云的高峰，却是被四五座峰岭环拥着，当下毫不迟疑，越过第一座峻岭，再攀越过一座山峰，忽觉景物渐渐不同。来时到处一片深秋萧瑟光景，但如今却树绿草青，秋意不知溜到哪里去了。

走下山谷之中，眼前豁然出现另外一个世界，只见这座谷甚是宽大，谷中绿草如茵，百花盛开，气候也变得温暖异常。蜂蝶忙碌地飞来飞去，还有流泉淙淙，敢情春天耽藏这个山谷中。

四下一片温柔的恬静，使人异常舒畅，她顺着山谷转过小坳，那边又是一座山谷，却有一桩奇事惊人！

原来那边山谷极为广阔，地势也较低，中间约摸有五六亩大

的地方，水光荡漾，敢情是块上佳水田，在这块田的四周，一道山溪有如玉带般围绕住，溪深水清，齐整美观，颇见经营这块水田之人，化了不少心血。

在这穷山深谷，忽然会有这私一处好地方，四时长春，本就教人称奇不已，何况还出现一块上佳水田？但奇事尚不止此，原来在水田中还有辛勤犁田的人。

说是人未免太侮辱人类了，原来那持犁吆喝的，却是一只硕大的人猿，大概要比普通人的身量高出一个头，还有拉犁的却是一头巨大的猛虎。

这一猿一虎显然力大绝伦，甚是快速，五六亩的水田，一刻儿工夫便犁到对面，重新掉头犁回来。所过之处，泥飞水溅。

朱玲早在一猿一虎掉转头时，隐起身形，暗中眨眨星眼，想道：“我的老天！这才叫做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我枉自阅历甚丰，但如今才算是开了眼界，怎的以往没有听过，有什么驱役猛兽的能人？那私莫不成真是住有神仙？”想到这里，恨不得那仙音峰山，立刻飘下一阵仙乐，好证实这个想法。

她又想道：“那边也有一座山谷相连，我且到那边去瞧瞧，也许又有得开开眼界——”

再不迟疑，翻身一溜烟疾扑过去，转眼已到达那边遮断目光的山坳，这次她有了经验，故此小心翼翼地隐住身形，缓缓转过去。

眼光到处，猛可又倒抽一口冷气，不由得庆幸自己没有露出身形。

原来那座山谷，也甚广阔，但四面全是石岩围绕，谷中地面也全是碎石，只稀稀落落地点缀着十来棵树。树叶凋零，枝桠孤独地在风中颤抖。一派穷山恶谷的景象。

使她倒抽冷气的事，敢情是一群毒蛇。本来以朱玲的身手，岂有怕一群毒蛇之理？但这群蛇数目之多，实足惊人，那十亩大

小的旷场中，起码已被蛇群布满了三四亩地。这还不打紧，在那蛇阵外面，还有十余只猛虎，却是硕大无朋的大老虎，分布在蛇群四周，数十只凶睛齐齐向蛇群中心虎视眈眈。

那蛇群中心刚好有棵树，枝干光秃秃的，离地约摸丈半高的树杈上，伏着一个小姑娘。

朱玲眼力不比寻常，老远已瞧见那小姑娘面色惨白，全身发抖，颤个不停，看情形应是被围树上已久。

那么多的毒蛇在地上蠕蠕游行，不时昂首向着树上，红红的蛇信霍霍吞吐，形相可怖之极！有些大蛇简直就有大腿那么粗，不时张大嘴巴，大得足以把那小姑娘囫囵吞下肚中。

朱玲顿时义愤填膺，她知道这小姑娘便是那兰妹妹，要知朱玲身世也是飘零孤独，自幼被鬼母带上碧鸡山授艺，鬼母冷矧虽然一向疼爱她，可是鬼母那副天生冷肠，却又叫朱玲暗中害怕，只怕自己一不小心，鬼母翻脸无情，便会将她残忍地弄死。因此总没有足够的心来接受她的爱。一个人如果在童年时，经历过这种惶惶不够平安的生活，以后的日子里，总会老是觉得自己欠缺了些什么。于是在梦中憧憬，醒来时追求。纵然幸而追到手中，却也多半不能满足，仍然老是要追求些什么。若果实现不到所憧憬的梦想，那就更加可悲了。

自古道是同病相怜，又说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此刻朱玲正是这种心情。她终于也偷偷从鬼母魔影之下溜走，为的是她爱上了崆峒派的石轩中，一位淳厚正直而又英俊多情的剑客，可是鬼母却把她许配与厉魄西门渐，一个丑陋无比而又禀性残忍的人，那厉魄西门渐，乃是鬼母座下一凤三鬼中的头一位。朱玲便是其中的一凤。自从她离开鬼母，便有如丧家之犬，漏网之鱼，四年来芳心怔忡，老是怕势力满布天下的玄阴教中会发现她。如今一见这个孤弱可怜的女孩子，正在极深巨的恐怖中煎熬，同情之心，油然而生。

看到这群数目不计其数的蛇阵，和那十余只大老虎的情形，她已能够断定这些蛇虎必有人操纵。只因别说那些毒蛇随时可以爬上树去，便是那些大老虎也极容易地扑倒树，把兰妹妹摔下地来。

那个操纵蛇虎的人，不消说定是个混世大魔王，否则怎忍心叫这些恐怖的蛇虎来惊吓这小姑娘？她异常留心地四面视察，并没发现什么异朕。不过她也无法立刻下手施救，因为那蛇虎布满地上，她只要脚一沾地，非被毒蛇咬死不可。

于是她考虑到落脚时以千斤脚法，一下子把靠近脚尖一尺方圆内的毒蛇都踩扁踏烂，等到旁边的蛇涌过来，她已腾空飞起。

可是数亩之地，起码要换十来次脚，这样如须提防蛇群中有等特别厉害的毒蛇，能够喷毒气伤人的话，便难以成功了。因为她纵有一身功夫，也挡不住毒气啊！

至于旁边的猛虎，她倒不大考虑：因为一则她身法自知够快，老虎虽然凶猛，却拦截她不着；二则她背上的古剑，乃是才得到的极好宝剑，称为太白剑，能把精炼钢刀砍个大缺口，用来杀虎，只要劲达剑尖，那真是有如砍瓜切菜般方便。

如今可不能耽搁半刻儿工夫，因为她看出那兰妹妹，三番四次要晕厥过去，那是因为惊恐过度，而又饿了好久所致。

猛听半空中飘落数声琴韵，顿时蛇嘶虎啸，满谷腥风。生像得到命令而跃跃欲动光景。有好些花纹抢眼的毒蛇，竟然弹射起来总有丈把高下。

白凤朱玲为之大骇，忖道：“不好了，这琴音听着十分邪恶，再看这些蛇虎活跃神情，分明有加害兰妹妹之心——”

抬头去找琴韵来处，但见青峰直入云霄，哪有一丝人影。她恨得银牙紧咬却又无可如何。

那边也传来猿啸虎吼之声，朱玲星眸一转，紧张地想道：“这些个老虎不难对付，但那人猿手长脚快，神力惊人，若果赶将过

来，把我绊住，那时兰妹妹非死不可——”正在想时，那些骚动的声音渐渐平息，她更觉紧张地密切注视着谷中情势。一阵出奇的岑寂，把众山统治着，压迫得朱玲红唇微张，暗自喘气。

琴声又起，疏落地随风飘散在山巅谷底，有如巨人冷笑，十分阴森而蕴含杀机。

猛虎蛇群又复骚动起来，这一次似乎骚动得更厉害些。朱玲何等冰雪聪明，猜到琴音若然再起，变为杀伐之调，树上那小姑娘立时不能幸免。

脑筋一转，急忙转身飞奔，走到一丛翠竹处，掣出太白宝剑，但见白光一闪，已有两枝碗口粗的翠竹折断倒下，这刻四处又复一片死寂，只听到她削掉枝叶的沙沙声。

幸而剑利手快，转眼间已削好两枝丈半高光溜溜的竹竿。但两根竹竿都在近根处三尺左右的地方，留下一处粗榫节。

这时朱玲心中紧张之极，因为那琴音立刻便要再响，她咬咬银牙，持住两根长竹竿，飞奔而去。

猛听琴音“叮”一声，从空际飘落。朱玲以训练多年的听觉，推度出那弹琴之人，一定高在云中。

是以她知道那张古琴定是希世奇珍，至于弹琴之人，也是个内家高人。她虽经数年度修，只怕功力还在那弹琴的魔头之下。

蛇群蠕蠕而动，阳光之下，闪耀出彩光万点。那十几只大老虎都蓄势欲吼，腥风劲刮，声势惊人。

朱玲悄没声息，突然跃起半空，双手各持一根竹竿，往地上一抛，双足踏在故意留下的榫节上，就这样双脚平空长了丈许。

她去势如风，那些大老虎发觉而吼啸欲扑下来之时，她已踏入蛇群之中。

那两根长竹光溜溜的，又是一沾即起，故此地上空自密密布满了毒蛇，但竹梢点处，总有好多条折皮断骨，却没一条能威胁到朱玲。

眨眼间她已到了树边，那小姑娘已闭目欲晕，朱玲这时忽又心中微骇，不知如何救人才好。

那小姑娘虽然长得怯弱，身体不重，但她却腾不出手可以把她抱起。然而时机危迫，远处猿啸之声隐隐传来，那些猛虎俱都扑到蛇阵边缘，准备拦截她。

朱玲想道：“原来老虎也怕那些毒蛇，故此不敢踩入蛇群中——”想到这里，尚未想出利用蛇群之法，只见蛇群随着叮当琴韵，大大骚动起来，有一条特别粗大五彩斑斓的蛇毒，已率先爬上树来。朱玲提起一根长竹拍地一击，竹上传出内家真力非同小可，那条毒蛇被她一竹击扁了一节掉落地去，但转眼又有两三条抢着爬上来。

朱玲略略借着树身之力，靠一下身躯，腾出一手，把那小姑娘悬空提起，放在肩上，然后用下颌侧压着她的背脊，跟着离开那树，径自飞渡过蛇群。但快到蛇群边缘，便踌躇不前，原来那边一只猛虎正拦住去路。

须知朱玲聪慧无比，早已审度好形势。明知这一现身救人，退路必定被老虎和那只巨大人猿拦住，跟着蛇群如潮涌至，便是大罗神仙也难躲开此厄。因为一有猿虎拦路，她势必要抛下两根长竹而用宝剑，那时节如有蛇群涌至，教她如何落脚？

因此她已看中对面石壁的一个洞穴，大约有三丈来高，那洞穴深深凹进去，对正洞口是条宽不及尺半的斜凹仄径，直通壁下，两边却都突出，平溜陡峭，蛇虎难上。假如她能到达那洞穴，至少可以喘息一会，徐图别计。那些蛇虎仅能从这条极仄的斜凹石径上来，老虎最多一只，毒蛇也不过十来条，她的太白剑轻轻一挥，便可挡住。

但现在有老虎拦路，情形便大不相同，她可是用下颌夹住那半在昏迷状态的小姑娘，故此不但须斜眼前望，同时也不方便。

然而形势比人强，不走也不成，因为守在别处的猛虎已抄扑